

她的一生

回歸淨土 浮浮生

年輕時，我到處「跑道場」，不論大小寺廟、精舍，出家或是在家人的家，我皆有一份好奇心。每到一處，總左穿右插，像尋寶般窺探，並不厭其煩地問這問那，亦樂於當他們的義工。可是，如此不定的心態，實難於久駐一處，當然不會有任何建樹，對各道場的人事，似熟不熟，雖然多次被器重，負以重任，可是，不羈的我，如何能安住呢？

在那些「跑道場」的日子，我不時遇到她，發覺她和我一樣，瀟灑浪蕩，沒有一處待得住。但她比我更具魄力，於各道場擔任要職，不但多職，並同時服務多個道場，仍應付裕如。如此能幹的人，當然不乏追求者，我們皆怕她奈不住，被人追上手，為家羈絆，斷送事業，紛紛勸她出家，希望事業能更壯大。可是她總婉拒。最後我們皆知道她不會結婚生子，亦不會出家去。她的一生，大概如此浪漫下去。

突然驚聞她退掉所有職務，也不再出現各道場中，主理的各活動項目，就此放下不理，計劃中的大項目亦斬斷，跟所有交往的人斷絕來往，電話放棄不聽，與外界隔絕。這不禁使我們擔心，經多方打聽，才知道她跟了一位比丘尼，專修淨土法門，從此放下一切。

我不認識該位比丘尼，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獨特之處，只是不明白她何以會跟一位「不見經傳」的比丘尼？亦不明白她何以如此決絕，放棄一切？什麼促使她改變？以她高傲的性格，怎會突然跟隨一個認識不久的人？她的路向正確嗎？

一連串的疑問困擾著我，使我們百思不得其解。想起弘一法師放棄一切出家的因緣，不期然讓我們背地裏稱她「女中弘一」，亦有想過向她勸阻，但我們俱知道她是不受勸阻之人。

畢竟她的人生有了著落，我們只有祝福她開展幸福的一生。而她的一生正開始了？